



中学时代的高汾在看书

高汾大姐以九三耄耋高龄离世,按传统习俗应称为“白喜事”,不该用泪水送行。但我在京城雾霾笼罩中骤闻噩耗,想起她多姿多彩而又曲折坎坷的一生,仍然难以遏止沉重的哀伤。七十五年前,一位十七八岁的如花少女,跟随姐姐毅然离开江南故土,奔向大西南后方,投入抗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滚滚洪流,成为一名新闻战士,用笔战斗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记得第一次结识高汾,是在1946年春天一个午后。当时我刚步入新闻界,在创刊不久的上海《世界晨报》当记者。在圆明园路《新民报》门口,正遇到三位女记者走出报馆,其中一位是当时同在大学、一面又在《联合晚报》当记者的翁郁文。她向我介绍另两位相识,一位是《新民报》记者黄冰,另一位便是《大公报》记者高汾。马路上不便按当时习惯交换名片、互道“久仰”,但我对面前这位清雅俊秀的高汾确实是“久闻大名”了。抗日战争初期就在上海创刊、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

2013年11月20日,我的岳母、93岁的老报人高汾永远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她挚爱的新闻事业。走的时候,除了在德国出差的小儿子,其他子女都在。老人生病住院一个多月,医生尽力救治,她也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抗争,终因病沉体弱,无力回天。28日,单位和家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厅为她举办了简朴而隆重的告别仪式,九十上的老友谭文瑞、袁鹰、胡邦定等含泪泣别,经济日报领导徐如俊、李洪波以及更多的中青年朋友、仰慕者冒着严寒,瞻仰遗容,排队鞠躬,送了老人最后一程,让我们家人十分感动。

高汾,1920年1月出生于江南小县江阴,1938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1938年3月随老母和姐姐流亡到广州,经夏衍同志介绍到《救亡日报》实习,报社迁到桂林后成为正式记者;“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停刊,1941年2月转移到香港,在茅盾领导的香港文艺通讯社任记者兼干事,后到东江游击区从事抗日斗争;1942年1月至1949年5月,先后在江西赣州《正气日报》、重庆《新民报》、上海《大公报》担任编辑、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大公报》记者、编辑、首都记者组副组长;1956年8月至1958年2月,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期间,被打成“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1959年11月回《大公报》,任资料员、副刊编辑;“文革”中,《大公报》停刊,被安排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等单位工作,一度退休;1979年1月,恢复政治待遇重返新闻岗位。先后在《经济日报》及其前身《财贸战线》报、《中国财贸报》担任记者、编辑,1986年3月离休。

高汾是个传奇人物,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她和姐姐高颢是救亡日报的姐妹花,和爱人高集是重庆时期著名的新闻伉俪,名气仅次于徐盈、子冈。他们的足迹遍及穗、桂、港、渝、陕、甘、川、湘、赣、京、沪,一生采写重要新闻无数。1945年3月,她和高集结婚,郭沫若写了

送小高大姐远行 ◆ 袁 鹰

【作者简介】

袁鹰 1924年10月生于江苏北部大运河畔古城淮安。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由杭州避难到上海。在上海读完中学和大学,并且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业余写作。1987年在《人民日报》离休。已出版散文随笔、儿童文学、诗歌和传记文学五十余种。离开上海已五十多年,仍然把上海看作第二故乡,梦魂仍然时常萦绕浦江两岸。

编辑的《救亡日报》聚集了一群有志又有才的男女青年,用笔战斗,吹起响亮的救亡号角,先是在上海,后来到广州,最后到桂林。高汾和姐姐高颢就是在广州加入《救亡日报》的队伍,人称大小高。比她年长的同事爱开玩笑地叫她“小女孩”(当时报社还有被称作“大女孩”的郁风)。从此,“小高”的称呼便伴随她一生,她也就没有放下那枝为国为民、多姿多彩的笔,那枝当年在重庆同高集结婚时曾被郭沫若在贺诗中赞誉为“各具生花笔一枝”的生花妙笔。

这支笔,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也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谈、重庆谈判时期的《救亡日报》、《大公报》、《新民报》上放过异彩。她先后见到过周恩来、邓颖超和毛泽东,采访过刚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虽然自己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却不能公开身份,只能称他们为“先生”,他们也一直记得这位年轻活跃的女记者的名字。

她也以非常激动的心情,采访过1949年的人民政协开幕和开国大典,同当时在《大公报》值夜班的谭文瑞合写一篇通讯《震撼世界的



▲ 上世纪八十年代,赵超构与高汾亲切交谈
▼ 高汾(前左一)与救亡日报同仁在一起



一首七律贺诗,其中有“各具生花笔一枝”之句。高汾采访过毛泽东、宋庆龄、邓颖超、叶挺等众多革命领袖和各界名流,报道过开国大典、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政治活动。1949年7月,周恩来邀请十一位赫赫有名的新闻界人士到中海南海畔堂聚谈,高汾名列第二。建国初期,高汾曾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地区妇女代表大会;作为记者采访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写下大量消息、通讯、特写和专访,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

这个不折不扣的三八式的老革命、名记者,却从不以名人自居,她一生谦抑、低调,有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从上世纪70年代成为她的女婿,80年代后又和她生活在同一个大院,但很长时间,我只知道她是个名记者,却不知“名”到什么程

这回不是代笔了 ◆ 张宝林

【作者简介】

张宝林 资深新闻工作者,文学硕士,高级编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曾任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曾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著有散文随笔、人物传记:《偶谈集》《勿忘国耻》《生存记忆》《各具生花笔一枝》等。

度,因为从未听她本人说起;偶然从她的老朋友口中略知一二,也不得其详。她一生淡泊名利,大概从没想过出版作品集。一直到1991年,才和岳父合出了一本《天涯集》,那时,我才知她曾写过那么多东西。她参加过开国大典,和谭文瑞合写过《震撼世界的一日》,记者有几位有这样的荣幸,跟孩子说说有什么关系呢?但不仅是我,连我的太太、内弟也是几十年不知情。还是前几年,我撰写她和岳父的传记,从旧报纸上查到那篇文章,她才说了一些细节。

几十年里,我没听她说过谁不好,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这个人水平高,那个人文笔好。无论年长年幼,仿佛人人都是她的师尊。一些年轻的后辈,她会夸他们如何能干;而对一些老友,男的,她说:他是大才子。女的,她说:她年轻时很漂亮。其实,抗战时期,她和姐姐高颢才是新闻界赫赫有名的美女,直到老年,她仍然显得年轻、端庄、秀丽。可谁要说她长得漂亮,她马上腼腆得如同18岁少女。

平心而论,高汾和她姐姐高颢相比,无论天资还是文笔都略逊一筹,但她的认真、敬业、勤奋、执着,却让她做出了姐姐难以企及的成



晚年微笑着的高汾

自己的日记本。就像她的女婿张宝林在《各具生花笔一枝》那本传记中所写的:“高汾的日记本交上去了,她立了一‘功’。她帮助组织发现了一个漏网分子。这个漏网分子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高汾自投罗网,赶上了右派的末班车,也开始了漫长的厄运。在北大荒劳动一两年回来之后,又遇到祸国殃民的十年大动乱,理所当然又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不仅被迫去干打扫厕所等等体力劳动,更在精神上受尽种种污蔑。她的老伴高集也同样在人民日报社受到种种打击,在一堆罪名之外,还另加一顶奇离古怪的帽子:“中国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堂婿”。我同他曾一起被囚禁在报社的“牛棚”一年之久。闲聊时我问起高汾近况,老高也只能喟然长叹:“我也不清楚她子女的近况,也顾不了他们,大家听天由命吧!”

雨过天晴,她又重新拿起被迫放下多年的笔,在生命的最后二三十年中,不论是重新当记者、当编辑,或是回忆、追叙逝去的时光,她都不肯停笔。她待人真诚热情,温文尔雅,对工作踏实细致,一丝不苟,

博得同辈和后辈的尊重和热爱。

我同这位老大姐虽然七十年前就相识相知,但在很长的年月里来往并不多。直到三十多年前她重返《新民晚报》以后,才接触频繁。她住人民日报大院北区,同我们文艺部办公室遥遥相望,我们就常常在办公楼道里见到她忙碌的身影,为《新民晚报》组织文化艺术的报道和副刊各类稿件。她的女儿高宁又在文艺部工作,她同我们更是亲如一家了。她的敬业精神,让我们人人感动。有一年元旦上午,我同她在报社对面一家小市场相遇,互祝新年好之后,她就问:“你手边有现成稿子给我们《夜光杯》吗?”我不禁笑答:“噢唷老大姐,你真太积极了。我看即使你们丁法章老总今天遇到朋友,大约也不会开口就约稿吧?”彼此一笑而别,她仍然叮嘱一句:“不要忘记啊!”这短短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热情和蔼的老大姐西行路上,自然不会寂寞。她会遇到许多前辈和同辈师友。从引她走上革命大道的夏衍,《救亡日报》带领她当记者的林立、周钢鸣、廖沫沙,从广州、桂林、香港、重庆到南京、上海时代的老友郁风、黄苗子、徐盈、彭子冈、萧乾、盛家伦、丁聪、黄宗江、吴祖光、冯亦代、钱辛波……以及“二流堂”所有先她而去的老友,即使她已经是九十三的老太太,大家都会像七十多年来一样亲切地称她为“小高”的。

敬爱的小高大姐,京城正值严冬季节,天寒地冻,朔风凛冽,你千万一路走好!



■ 高汾与《大公报》同事在无锡合影

是朋友了。高汾是报社和街道的捐款模范。每次赈灾,她都慷慨解囊,数额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晚年脑子糊涂了,看电视新闻,有捐助残疾人或贫困地区灾民的镜头,她会掏出几百块钱,让保姆往电视屏幕送。

高汾对共同战斗过的老领导、老朋友,感情特别深。最近十来年,她的老友渐次凋零,她总是很悲伤,常在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人应该有纪念文章,那个人该有纪念文章,该约谁谁写。2010年,她在救亡日报的老领导林林整100岁。有一天,90岁的老岳母非要去医院看望,说再不去就见不着了。事先,她让我写好一篇文章,说要念给他听。那天,我和爱人陪她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林林半躺在病床上,鼻子插上插着饲管,眼睛闭着。岳母走到床前,轻轻呼唤,我是高汾,来看你了。他没有什么反应。我念文章时,他眼睛忽然睁开了,头也微微转向岳母,还咳嗽起来。听着听着,头居然抬了一下,盯着我手里的这几张纸,好像要亲自看看写的什么。稿子约有2000字,我慢慢念完,他的眼睛又闭上了。之后没过多久,林林就去世了。岳母反复说,亏得去看了一次,不然会后悔一辈子。

岳母晚年,我曾经代笔为她写过多篇悼念老友的文章,如吴祖光、李普、郁风、丁聪、唐瑜、黄苗子等。现在她去世,轮到别人写她了。袁鹰、邵燕祥、钱江、李辉先后写了很感人的文字。我当然也应该写一篇。夜深了,我突然很伤感,这回要还是代笔多好啊。